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壽昌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上不視朝

戊子种諤領兵次撫寧堡敵有迎降道傍者左右欲收其甲諤曰今為一家敵即吾人也聽以自隨

己丑兵次囉城敵帥都勒瑪斡與其將四人聚兵囉城

之北曰馬戶川謀襲諤諤諜知之以輕兵三千潛出擊破之都勒瑪斡遁去復與其將三人駐兵立賞平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明日遣將呂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敵驚曰漢兵至矣皆潰而走遂城妻凡二十九日而畢大小四戰斬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横山有積粟令民兵多葺版築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官米二斗二升芻六束餘悉因糧于敵據呂大防捷奏稱初五日伊都樞密多拉參政及鈴轄十三人領兵三千在馬戶川初六日諤遣將擊走

之斬首百餘級與范育誌諤墓所書小不同今悉從墓誌欲知諤妻城功效盡於此也二月四日庚申二月十八日甲戌可考三月十八日癸卯乃棄妻

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初王安石言廣惠田可鬻以實三路常平曾公亮曰佃户或百年承佃有如己業令鬻之則至失職非便上曰還令佃户買之則無不可者安石曰公亮所言蓋官莊也若廣惠倉田乃本是户絶法自當鬻但因近置廣惠所積不多何

能賑饑今已修常平法則凶年固不患無所賑濟公亮
終以為不可曰利不百不變法上曰但義理可行則行
之自無不利安石曰利者義之和義固所為利也公亮
曰亦有利於公家不利百姓者不可謂之義安石曰若
然亦非人主所謂利也於是卒從安石議而有是詔
乙未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直史館兼侍
讀景溫辭乃罷侍讀知鄧州王安石任事景溫初附之
故攻蘇軾等其後言薛向非才不當超除待制及言王

詒邉事誣罔寖失安石意故不得在言職仍補外哲宗舊録云神宗勵精政治起用人材景温不達政體言多躁輕上寖薄之故出今從新録林希野史云云附注五年二月一日罷陜漕時為陜漕在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職方員外郎集賢校理鄧綰為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舊録綰傳云神宗舉良法革宿獘裁抑僥倖而中外洶洶共為一朋言官顧私計俯仰覵望議論無所適從上患之故用綰為知雜御史新録已削去今亦不取　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陳繹直舍人院知審官東院判戸部勾院繹直院三月四日可考　天章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孫永知瀛州　渝州南川縣廵檢供奉官李宗

閔都監司指使散直李慶等領兵遇夷賊李光吉等於木藍寨沙溪界皆死之詔孫楄等處置妥帖無致滋張漸為邊患仍遣太常少卿江中行往夔州路體量遂以中行為提點刑獄先是南川巴縣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數千家間以威勢誘脅漢户不從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謂之納身税賦皆里胥代納莫敢督藏匿亡命人不敢詰數以其徒偽為獠人刼邊民數百家及官軍追捕則言獠人遯去習以為

常邉民畏之不敢以實告厚賂州縣民覘守令動靜光吉稍築城堡以自固繕修器甲遠近患之轉運判官張詵建議請誅之詔遣權度支判官孫楠為轉運使與詵共議時熈寧三年二月也楠詵客以方畧授兵馬使馮儀牟簡杜安行使圖光吉等且於縁邉州縣儲軍需以待事聞報可楠初令儀等以禍福開諭光吉承秀地客納質聽命使各安生業復進兵窮討久未就誅會宗閔敗詔楠等厚賞開其自新又詔詵首議討捕光吉等令

殺巡檢使臣多喪軍士且不得賊詵已任滿可令再任責之躬自討賊遂詔詵再任此段用孫楄張詵渝州熟夷傳并新舊録刪修楄附傳云為轉運使與章惇經制南北江同時此蓋元祐史官之誤紹聖史官已改正入本傳詵附傳云為轉運使不累旬首惡盡獲亦誤也新録又承其誤今不取今詵再任在戊戌十二月令并書十八日甲辰復賓化縣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言天下所斷大辟委提點刑獄司勾考刑部詳覆恐多踈畧容有寃濫又奏至不以時讞故久繫獄因乞自今令刑部月具已覆過大辟案逐道申中書委檢正官覆詳大限十日小限七日

如有不當或無故稽留者取旨責罰從之
戊戌出榷貨務錢五十萬緡助糴陝西軍糧令三司易
内藏庫錢應副以京東封椿紬三十萬匹錢十萬緡償
榷貨務　陝西都轉運司裁定本路廂軍數詔減五十
人以三萬人為額省邉州冗食也
己亥河東經畧轉運司言宣撫司令計度運糧義勇夫
所備數過多頗聞騷擾詔約實凖備應副所運糧草仍
給與近便倉場毋費民力轉運司又請借常平廣恵倉

錢十萬緡助糴軍糧從之又言應副宣撫使科率民力已不堪上批若果然恐别致生事又慮轉運司過當處置陰欲揺動邊事遣御史范育乘驛體量以聞時韓絳使种諤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河東尤甚吕公弼具以聞或疑公弼等用意沮壊故令育往視遣范育御集在十八日今從實録育以二十一日起發見育集免臺職狀　吕大防先奏事在闕下上已知种諤自將入生界迎河東兵深以遠道存亡不可知為憂手札付大防令速諭韓絳

且緩圖麟府一帶新寨并促大防還司又批河東處置乖方一路民力今已乏竭儻別致生事與城婁相萬也此據呂大防家所藏御札不知日月其末有云今偶連假不及與卿相見且宜速去連假則是上元可知又御集第十九卷御批令大防早回中書欲令十七日對訖上道又批今日已遣人至大防處稱取來日前去此更不須指揮則大防所受御札即此是也存此亦足以見神宗憂邊恤民之盛德云

癸卯詔王慶民依舊專管勾麟府路軍馬蕭注於太原府聽旨初以注代慶民注既行聞河東用兵乃自言本書生長於撫納而短於戰鬬恐不能辨麟府事會有言

交趾為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取也因命注知桂州潘夙傳云夙陳交趾可取此云衆不滿萬或是夙所陳也當考六年正月注罷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方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皆可指手役使今兵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訓之又十五年矣謂其衆不滿萬恐傳者之妄也　韓絳等言种諤領兵至曧城招納人畜幷獲首級詔遣内侍軍前撫問王延慶延州蕭汝賢麟府州

甲辰詔三司出銀十萬兩赴河東轉運司仍許商人入便本路見錢十萬緡以助軍費　夔州轉運使言渝州巴縣兵馬使杜安行等率土丁破李光吉等復賔化縣贈李宗閔文思使録其二子為三班奉職孫楠傳曰令杜安行募千餘人掩襲官軍繼之斬取秀遂焚二族所居衆保里崖嶺楠移黔州趍捷土軍三百来赴會夜使乘間道鼓譟以進光吉墮崖死衮自縛以其地建南平軍復扶歡榮懿二寨舊紀正月癸卯書孫楠平渝州叛夷復賔化縣新紀係甲辰

乙巳著作佐郎集賢校理編修中書條例張琥為太子

中允同知諫院兼管國子監　京西置提舉教閲官二員供備庫使宋亨西京河陽鄧汝均襄郢金房光化十一州軍左藏庫副使郭懷許鄭陳隨滑潁信陽七州軍

樞密院言諸路根括牧地煩擾請權罷以俟農隙從之

丁未降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林旦為著作佐郎知黄縣薛昌朝為大理寺丞知宿遷縣先是旦昌朝言李定當為所生母追服不報旦劾定始則以侍養便為

行服之年及聞朝廷議令追服復稱仇氏非其所生本末反覆實避追服伏以禮法二事繫朝廷之大端定既墮敗人倫不能自請尚冀朝廷申明以正薄俗豈可曲狥定之私說廢蔑大義復加擢用又奏按定初言明知仇氏為母雖未行服但嘗解官侍養其情猶可恕者因朝廷再加審詰既避追服又懼得罪遂作為繆悠不可考實之言冀為終身之疑内欺其心上惑朝廷此則天下之所共惡者使定自請追服猶未能逃名教之責況

朝廷覆問言者紛紜經涉時月曾無一辭以請安然自得略無媿畏便己背親賊害忠孝無甚於此朝廷方且遷官進職置在勸講臣實不知其可也又言父子相隱聖人以為直今李問閨門之私郜氏仇氏平時不正之偶緣定之故暴其宿醜喧布朝野彰父不義之惡忘母所生之恩又言宰相王安石以定素出其門力為薦引雖舊惡暴露猶曲折蔽護言事者敷陳義理一不省顧淮南轉運使劉瑾定陰相交結希合附會故作疑辭附

下罔上表裏欺蔽致不孝之人擢為君側臣至中書安石謂臣言此事自出上意臣聞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今衆人知仇氏為定母安石獨以為非衆人知定為不孝安石獨以為可而昌朝亦言仇氏死於定家定已三十七歲無有不知之理人皆以定為不孝而安石獨以為賢定身負大惡而安石寘之勸講之地蓋定素遊其門安石不顧是非專欲取勝言者故定合追服事理雖明而猶再下淮南會問淮南轉運司既憚安石之勢又

見中允恩命已行遂不考實作為疑辭安石不復質諸事理便以上惑聖聽使朝廷之上經筵之間寘一不孝之人何以刑示天下旦六疏昌朝七疏故有是命　詔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州淮陽軍別立賊盜重法從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請也

戊申詔宣徽南院使郭逵歸院供職　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顧臨為太子中允判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等事臨喜談兵嘗名對問以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静之機安危所繫也因條上十
事及使湖南議論與執政違戾因乞解官侍養詔歸館
閣供職踰年乃起　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鄧
綰判司農寺舊録綰傳云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頒矣時民困差役
而衙前破産為甚綰首請行之府界一日而免衙前歸
農者八百三十餘人諸路悉做馬新録辨曰既行免役
則被差衙前自當放免諸路莫不然豈得為綰功哉今
自民困至做馬三十八字並刪去　呂惠卿三年五月
十七日曽布三年九月八日已判司農綰傳所云常平
之政皆自此頒恐綰非事始也合刪去又三年八月二

十九日十二月九日可考范百禄云云可考　　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皮公

弼為陝西路轉運副使

己酉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權發遣提點陝西刑獄趙卨為右司諫直龍圖閣權發遣延州　新提舉廣東路常平等事都官員外郎游烈送審官東院以親老願徙便地也游烈除廣東常平乃二年閏十一月壬子今踰歲猶未赴不知烈何人當考　詔唐州泌陽縣令王友諒與兩使職官令再任舉主足聽磨勘以轉運司言友諒招誘流亡千餘户墾田數千頃故也

王友諒究竟如何　又詔宣撫司以軍興貸河東民錢轉運司速償之　又詔諸州公使庫例以役人主之倍備縻費其令天下具公使錢及主吏輕重所當支酬數上司農寺詳定利害以聞其後司農定諸州所用公使錢奢儉各不中禮甚者或至非理掊克今當量入為出隨州郡大小立等歲自二百貫至五千貫止若三京三路帥府成都杭廣自來所用多者增其數詔從之　又詔發運司六路及京東轉運司封樁茶本租税錢易金銀綿絹

上京　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言近據宗悌第狀奏名
為自嘉祐五年十二月內磨勘轉官至今年十二月已
周一十年合依詔條磨勘轉官檢會先準至和二年八
月詔先朝舊制皇族在班及十八年者具名取旨今宜
令中書樞密院勘會皇族自明堂覃恩普轉後及十年
者特具名取旨當議依天禧元年二月宗正寺所定房
院次第各與遷轉所有近因特恩改轉者即須候及十
年別具取旨令宗悌等稱依得詔條磨勘轉官看詳前

項詔書出於一時特旨即無今後指揮自嘉祐五年至今雖及十年又緣其間兩經覃恩普轉官資自覃恩後至今方及四年乞下中書看詳明降指揮詔自治平四年覃恩普轉後及十周年者特具名取旨近因特恩轉者即須候轉及十周年取旨此據會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事今附本月日或以為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事誤也二月十八日更詳之實録但書詔自今宗室嘗經覃恩特恩遷官者十年後取旨或只用實録亦可　横海軍留後贈護國軍節度使河東郡王謚和惠承衍卒

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其罷永興軍買鹽鈔場陝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見四月八日罷時三月三日文彥博所言可參考二年十二月五日撥錢十萬充買鈔本錢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萬食貨志云四年詔行蜀交子法于陝西而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如初　三月十四日復買鈔

辛亥刑部詳覆官殿中丞朱溫其為國子博士溫其駮正大辟案活五人特遷之　著作佐郎朱明之為崇文院校書明之安石妹壻也二月辛酉及丁卯當參考　知成德軍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劉庠為河東都轉運使庠替何人當附見二

月六日又除韓鐸三月二十一日張問陳汝羲責　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同勾當汴口李宗善爲禮賔副使宗善明習水事在汴口十二年都水監請增秩再任故也　宫苑使帶御器械程昉為都大提舉黄御等河同簽書外都水監丞内侍簽書職事非故事也朱本抹去墨本云内侍不簽書無出處合删今依新録仍存之　詔河東軍費不足其令三司借内藏庫銀二十萬兩付本路更不令商人入中見錢又賜度僧牒鄜延路經畧司二千道河東轉運司三千道以助邊費　詔應奏舉大

小使臣邊要任使仍舊樞密院銓量才器其餘舉官及陳乞差遣送審官西院三班院定差軍員老病當降軍分送殿前馬步軍司指定職名並申院降宣以樞密院細務繁多故又省常事歸之有司 宣撫使韓絳言鄜延路當築四寨已令种諤駐兵築婁城候畢功進兵築永樂川尚頗嶺二寨仍令遣都監燕達趙璞築撫寧故城又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與河東路修築通接道路各相去四十餘里

壬子詔陳升之起復升之固請終喪許之　賜提舉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錢二十萬緡為青苗本錢　上批渝州夷賊梁承秀雖已撲滅尚有李光吉王衮未能掃除聞梁氏一族雖衆而承秀其實選懦惟光吉衮凶惡族人畏之頗為其用若不早謀破散其黨恐日久養成邊患其獲承秀首級者令轉運司速給賞錢并特與頒行及承秀佃客投降亦厚撫存之使足以感動光吉之衆有功官吏及土丁等數速以聞三月五日詔更考之　保州奏

内殿崇班趙永圖言上皇墳園比奉敕建資果禪院乞撥田十頃以贍僧徒從之

甲寅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范育落御史裏行為崇文院校書育前後七奏李定不服母喪及奉使河東又面論之且乞罷免臺職其言曰天下之惡當先治其大者而定諱喪背母朝廷之法當先治其近者而置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臣職在糾彈此為不正焉暇及他是以夙夜憂危發憤悶肆狂言而不知止也臣昨在本

臺以定所供三狀案文求情知其先信而後疑先信發於誠心後疑生於巧避今王安石不信定之誠信而獨信其妄疑不為質其母而直為辨其非母不正其惡而反謂之善上誣天心下塞公議朝廷雖可惑李定之心安可欺臣言雖可抑而天下之心焉可誣伏願陛下以高明照物情以神武斷羣議或正罪李定或貶削臣職育既辭七日而有是命據育集乞罷狀以二十日起發

上諭樞密院涇原路總管張玉鄜延路總管劉永年並令再任玉可

與一子官永年止與支賜文彦博言兩人同再任而推恩不同臣等未諭聖意上曰王累有戰功永年但以久熟鄜延事未有代者若一槩推恩何以激勸仍令自今凡都副總管再任並臨時取旨推恩 詔三司應買撲酒麴諸坊場錢每千納稅錢五十仍別封樁以祿吏翰林學士韓維等上文德殿朔望視朝儀以入閤舊圖所載增損裁定之詔可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此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

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復古矣明經及諸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諸科新人應舉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陜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其禮部所增進士奏名止取五路進士充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今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

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禮部五道當考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量取諸科解名增解進士以熙寧二年解明經數為率如舉人數多於熙寧二年即每十人更取諸科額一人諸科額不及三人者聽依舊不解明經處每增二十人如十人法禮部奏名於諸科解額取十分之三增進士額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進士

開封府國子監諸路嘗應諸科改應進士者别作一項考校其諸科内取到分數並充進士奏名將來科場諸科宜令依舊應舉候經一次科場除舊人外不得應諸科舉五路先置學官中書選擇逐路各三五人雖未仕有經術行誼者亦許權教授給下縣主簿尉俸願應舉者亦聽候满三年有五人奏舉堂除本州判司主簿尉仍再兼教授即經術行誼卓然為士人所推服者除官充教授其餘州軍並令兩制兩省館閣臺諫臣寮薦舉

見任京朝官選人有學行可為人師者中書體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諸州進士不及二百人處令轉運司併隣近三兩州考試仍各用本州解額殿試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從之朱本云自詩賦取士以來學者彫𢼸聰明及其中選施於有政無所用之其獘所從來久然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議者不深惟其意羣起而非之上以為凡此皆士不知義故也故罷黙聲律而修明庠序之教由是人務經術而識義理者多矣從之以下九十八字並朱史所增議論非是新録已削去今姑存別項初試四場後只

試三場初試大義本經及兼經各十道後來幾時改初試四場時務策三道是第三場又有禮部五道未詳本文禮部作南省當考新紀書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置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路學官舊紀并載詔書述志係之二年二月誤也選舉志第一卷云詩賦浮靡不根道德施於有政無所用之自唐以後莫之能革上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議者不深惟其意羣起而非之上以為凡此皆士不知義非其所習見乃罷黜聲律俾王安石訓釋經旨頒之天下既知經術矣因詔隨所治經以十分為率均取之張璪言治禮舉人比詩書易絕少宜加勸奬乃詔倍取其後迄元豐間大率約十分均取有餘不足相補不過三分而已　始以本經論語孟子義為兩場論策各為一場後以論語孟子附本經止三日畢試考官互考一場衆定乃去留之殿試初考覆考文卷高下相殊者許詳定酌中別立等第中選者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等進士出

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學究出身惟同學究出身獨熙寧六年九年行之其後第五等皆上特推恩復賜同進士出身

上批近諸處覘西賊聚十二監軍司人馬及取齊地名皆有考據詳此乃是大舉慮諸路不大為備賊至有失支梧可令陜西河東宣撫及諸路經畧司早為清野之計毋得輕易接戰

司農寺言相度京西差役條目内酒税等諸般坊店場務之類候今界滿拘收入官於半年前依自來私賣價例要鬧處出牓召人承買限兩月日並令實封投狀置歷拘管限滿據所投狀

開驗著價最高者方得承買如著價同並與先下狀人其錢聽作三限每年作一限送納從之此用編録删五年二月十三日刑部帖備坐四年二月十一日中書劄子增入實封撲買或自此始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九日四年三月十四日當并考遍賣天下酒場則在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庚申詔河東發民夫運糧輸邊可聽民從便就邊州糴納河外糧草如稍有備即停運及有可以寛民力者令轉運司從宜施行

辛酉著作佐郎館閣校勘劉摯權檢正吏房公事上初

欲用朱明之王安石以親辭上曰摯未可知安石曰試其可否則罷之無傷兼摯自有禮院差遣也故命摯權

司天奏老人星見故事當送史館上曰此甚無謂可罷王安石稱善并言故事許上賀表亦宜罷詔罷之

詔河北轉運司輸錢十萬緡於太原以備軍費 樞密院言宣撫司自定遠縣築堡至婁 城以通糧道入生界首尾百七十里須以兵防護若賊衆猝來攻圍恐難守禦或出兵渡河為賊先據西岸則軍馬難濟欲令宣

撫司更相視山河形勢如府州與保德軍合河津於通津堡且於定遠客户夾河相對西岸依險築堡所貴易而早成出師濟河以有保庇賊不敢輙臨河攻禦若入西界還師萬一賊馬追襲便有歸守之處其餘向西展作堡寨漸次易就從之　种諤既城婁分兵千五人留副將李宗師守之諤還軍綏德城此據范育誌諤城婁事凡二十九日畢工往反才三十五日其還綏德當是二月初五日也因附見於此正月二日戊子可考　河東經畧司既發兵與种諤會又承詔發兵二萬給饋餉由荒

堆新路以趨婁城呂公弼曰我之大兵雖已通行敵若設伏繼後則師無噍類矣永和關雖回遠違期而可免鈔襲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俄而神堂援兵果遇伏不得進上手詔褒之既城婁築三寨又欲增置堡障公弼上言三寨散濶未易守也今大兵殺獲已多敵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三寨專為持重以銷犯邊之謀不聽　端明殿學士尚書左丞王素為工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致仕上亟從之王安石言宜且降詔不

允上曰素今在此實知其病便令致仕何傷安石曰無傷也故事致仕者例不帶職王安石以為致仕者致其職事於君無落職之理故皆以本職致仕自王素始此據司馬日記增入帶職致仕已見三年十二月辛巳　知永興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雖内郡不被邊亦增修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屯軍馬於長安河中邠州光言歲凶民艱食懼無以供億乞罷添屯不許宣撫司賦民造乾糧麨飯光以為

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民力可惜又奏乞災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

光牒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𪎭飯雖内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光上疏極言方今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𪎭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與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項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論事此蘇軾為行狀所載如此新傳因之細考或先後從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違不同今據光集奏議別修

京留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吕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擠排異已占固權寵常自以巳意陰贊陛下内出手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

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義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

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禄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禄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

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乞即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光必不來上曰未論用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左

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託辭許州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遂絕口不復論新法光上章自言不如呂誨等上令過闕上殿此據邵伯溫聞見録伯溫又云上謂御史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按三年四月顥已罷御史此時不在朝廷伯溫誤矣今存其語而不出對者姓名以闕疑更須考之留臺得請乃四月十九日癸酉今并書于此李清臣作韓絳神道碑云司馬光方與執政忤而絳言光可代已為樞密副使至為宰相又薦光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朕當亟召邵伯溫所記度光來乎神宗語絳而伯溫誤之以屬程顥也更詳考之

詔江淮發運司遣官劾亳州屬縣官吏阻遏願請青苗錢人户事狀及令轉運提刑司

體量逐縣不被訴災傷因依以聞其災傷户雖不檢放其未納稅賦權與倚閣管勾淮南路常平等事著作佐郎趙濟言富弼以大臣廢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矣故有是命濟宗道子也　編修中書條例所言舍人院除官皆有定格除官之人無日不有而外制臣僚皆兼領他事既出倉卒褒貶重輕或未得中乞自今文臣兩制武臣閤門使已上及朝廷陞擢特旨改官并責降特選告辭外其餘除授並撰定

檢用從之時政記係之壬戌初六日今從實録先是上言陳繹制辭不工欲用曾布疑布所領事已多王安石曰布兼之亦不困遂以布直舍人院安石因言制辭太繁如磨勘轉常參官之類何須作誥稱譽其美非王言之體兼令在官者以從事華辭費日力上曰常參官多不識每轉官感稱其材行皆非實誠無謂安石曰臣愚以為但可撰定誥辭云朕録爾勞序進厥位往率職事服朕命欽哉他放此撰定則甚省得詞臣心力却使專思慮於實事亦於

王言之體為當馮京以為不可上卒從安石言上又欲用張琥直舍人院京復薦劉攽曾鞏蘇軾上不答攽時通判泰州鞏通判越州軾罷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未赴也此據王安石日録　樞密院言逐房所行差官宣卷其間職同而約束異詳畧失中前後參錯欲送承旨司集逐房副承旨同參詳條目刪定各為畫一進呈遇差官即頒降遵守其差官宣命直坐所差職事畧去繁文以存制詔之體從之　賞平渝州巴縣夷賊功以兵馬使杜

安行為右侍禁王泰為三班奉職餘各等第推恩僧居一賜紫衣度其童行二人初五日辛酉檢正中書户房公事曾布奏近言刑統刑名義理多所未安乞加刋定凖朝旨令臣看詳令逐一條析刑統疏義繁長鄙俚乃其間條約今所不行可以删除外所駮義乖謬舛錯凡百餘事離為三卷上進詔曾布更切看詳刑統内如有未便事理續具條析以聞實録有此中書時政記亦有之實録蓋因時政記也已附見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戊寅乃附注於此要合削此

壬戌韓絳乞用陜西路提點刑獄韓鐸權河東轉運使上曰鐸暴刻恐河東新經瘡痍之後未可用文彦博曰韓絳要鐸了邊事今不用鐸用他人恐敗事馮京曰鐸

好希向時事王安石亦言鐸反覆上曰如肯希向時事雖小過當擾人猶勝陳汝義張問故意壞事安石曰故意壞事與希向擾人皆不可也因言鐸初助行常平法後聞臣將罷政事遂一切沮壞如此人恐難任以邊事上曰當察之安石曰恐察得時已害事上曰別未有人張問等必難留在任且用鐸如何安石曰善遂從絳請此據日録三年九月張問為河東漕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問責知光化四月二十一日孫坦以開封判官為河東漕

上又與安石論河東城寨非不可修轉運司不應

故意沮壞乃專欲罷修安石曰臣在翰林陛下問裴度
臣時奏對非度討蔡州以為未能治朝廷乃用兵於方
鎮雖幸有功不足多其後陛下問宣王即位何以便攘
外國臣時奏對以為宣王內修政事然後外攘外國陛
下深以臣言為然陛下擢臣在此位一夫失所臣任其
責自聞河東騷擾臣寢食不安豈敢於陛下不盡所懷
河東經畧司轉運司已令分析及體量要治其沮壞之
罪須其辭服乃可行罰上曰只將宣撫司經畧轉運司

前後文字參較便見事實安石曰未可見但令各具分析若實無理無緣妄說得行陛下非是不曉吏文此事不難見曲直上曰須以意窮究安石曰但當令各盡其所言則曲直自見若有意則有適莫猶當自竭所懷恐他人觀望陛下意所在即便失事實馮京言范育回自見范育體量河東在正月十三日安石曰范育回恐亦未得事實上曰范育誠未足信須更令人體量若張問輩果用意沮壊則不可容安石曰用意沮壊固不可容就令失錯所害

至大亦非可施輕典今失入死罪三人已是除名編管
今困一路生靈只自縊殺者已不啻三人何可恕但其
辭未盡未可輕用典刑須窮究到底令其無辭則法行
而人服及范育奏轉運司科擾事安石請如育奏乃令
育詳具轉運司乖方事狀并令轉運司分析上猶疑問
等用意壞事安石曰不問用意與不用意皆可罪或是
自為計太過慮緣乏軍興得罪故顛錯至此耳上以為
然育又奏臣自到河東凡語勞費之狀無不歸轉運使

以調發之煩驅率之暴文書約束之峻皆轉運司所出而宣撫使又出牓告諭以非己意故也比臣取索到轉運使承稟移文及遵行節次并經畧司出兵事狀乃知皆起於宣撫司妄舉重兵軍須暴併而成於轉運司倉卒應命計慮不精使一路務本勤儉之民蕩析生業瀕於死亡之患上軫宵旰憂懐下啓四方憤歎罪固有處臣昨自環慶路勾當回抵宣撫司欲令諸道進攻竊料足以困賊猶冀朝廷中外合謀成就大計而臣亦不敢

更起高遠之論以沮格定算憤亂疾仇慮實同國今宣撫司韓絳率麟府萬兵九日後方至婁城無所定勝取當而三十萬之民轉餉於道其資費五六百萬又將聚兵役四寨調歛紛紛百出國計民財戕壊未已於彼慮無一分之損使收威完力潛形遠遁鼔氣畜怒徐為後圖而絳不明此理欲困西賊夫豈慮大憂深知兵者哉臣歴訪修寨利害議者以為八寨齊興堡障布列然後有守之勢計官私財力決不可成縱或成之於邊防有

小利於國計有大害小利者使綏麟府路通內省沿河屯守之備外收西賊所恃茶山鐵冶竹箭財用之府大害者前日城荒堆三泉民力已困今繼興三寨諸堡度境愈遠費什於前何以供億雖嚴刑驅脅力屈不繼將見逃潰失職之民嘯呼轉聚而為盜則患不獨在邊而更在中州矣兼頻歲河東竭二十州之力以供麟府豐三州役人疲於轉輸酒户困於折納稅夫窮於和糴今更增四寨臣恐民不堪命為河東萬世之害加以賊失

所恃必竭國死力來爭邊禍之大必自此始伏望清衷更賜深講顧大害損小利以定安危至計　同知大宗正丞李德芻言欲乞自今後皇親應有內外親族吉凶弔省合出入事件編成則例更不逐旋奏知及日申本司只令勾當使臣置歷抄上赴大宗正司簽押其牓子每月類聚奏聞從之

癸亥陝西河東宣撫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呂大防知延州權發遣延州右司諫直龍圖閣趙卨權發遣慶

州知慶州工部郎中寶文閣待制王廣淵知永興軍大防以使事未畢納敕宣撫司不拜卨與廣淵踰月皆復故復故在三月十日今䝉見于此卨始視事蕃漢健兵皆領於种諤丁壯婦女裹送糧糗惟老小在焉諤怙權自用無復紀律須資糧皆以軍興法促辦毀撤邊障樓櫓以充新城帥府不與知卨隨宜繕補以備不虞因悉條上且言諤輕進無筴婁城孤遠終難保今不患外國內侵而患紀律不正不患城池難守而患威柄倒持變起斯須動失機

會望改擇賢帥以寬西顧此據墓志附見十八日撫寧堡陷合參考　司農寺言陵州籍縣民願請青苗錢常平倉無現錢本州以鹽并課充支轉運司輒劾擅支之罪乞釋官吏而劾轉運等司罪以聞從之究竟如何

甲子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户房公事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布三年九月十五日為户房檢正五月三日詳定編敕其

直舍人院在此月五日

御史中丞楊繪言近者進奏院班下四方及流内銓牓示條貫其首但云據某房檢正官申具其末又云進呈奉聖旨依檢正官所定首末並以檢正官為文若不曾經中書門下殊失朝廷號令之體又言臣常論朝廷號令之體不當首末止作檢正官名目尋聞先已改更只作諸房者臣竊疑猶未當理夫奉聖旨指揮頒下者即朝廷之政令諸房乃胥吏之曹名今作檢正官名目尚謂失體況止作某房名目則天下中外

豈不詰其所出乎況已經中書門下參定則可只作中書門下何必須曰某房哉臣又聞諸房檢正官每有定奪文字未申上聞並只獨就宰臣王安石一處商量禀覆即便徑作文字申上其馮京等只是據已做成申上者文字簽押施行臣竊謂國家並建輔弼不惟凡事欲集長以詳處其當亦欲防權柄專歸於一門也今檢正官等皆朝廷選用之人不識體如此是致外議諠然咸謂雖塗注亦有只是宰臣王安石與都檢正官曾布商

議而參知政事馮京王珪或有不先預聞者臣亦料此說非實然安得家至户到而曉之乎伏乞陛下特賜誡勵檢正官等每有定奪文字須是徧行禀覆并指揮馮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職無苟且焉　詔借内藏庫錢六十萬緡爲淮南江東常平糴本令江淮發運司以合撥河東陜西折斛錢兑還

乙丑樞密院言宣撫司勾當公事宋迪請差使臣押伴李崇貴赴軍前上批宣撫使不久回李崇貴更勿遣此據

御集可見神宗已有罷兵意故特書之二月庚辰迪改陜州

丁卯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朱明之為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兼管國子監明之固辭復為故官明之辭新官復故官乃二月二十二日今并書林希云云附注八月己卯王雱為說書時

館閣校勘同判登聞鼓蒲宗孟權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編修中書條例鄧潤甫權檢正中書戸房公事

詔諸道進奏院以知銀臺司官提舉其勾當進奏院官罷三班使臣令樞密院選差京朝官二員臣寮之家不得陳乞子弟

勾當御集丁卯十一日有河東經畧奏事

戊辰賜恩州防禦使宗晟芳林園宅一區計口給屋御集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賜宗愈手札可參考賜交子十萬緡為梓州路常平糴本　詔陝西轉運司劾永興軍官吏擅止絶興修萬年縣灞滻水溉田因依以聞要見後如何　又詔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少雨雪州縣民乏食者賑卹之殘税

權行倚閣　知太原府呂公弼言嵐石隰州都巡檢康從領兵入西界多為西賊邀遮戰没止稱趂隊不及乞

特依陣亡例賻卹從之軍員即具析子孫以聞康從仍
衝替令轉運司劾罪又言西賊衝突修寨處難為施功
願且罷役嚴誡邊吏專為堅壁清野之計上乃詔宣撫
司速修第一寨賊至則堅守之候賊界放散重兵徐圖
前進次修中堡其第二寨漸為修築之備候第一寨畢
奏取指揮堅守第一寨御集在二月十七日今從實録呂公弼言西賊於麟府修寨處作過御集在
二月十一日今從實録是十二日　詔自今在京官司合舉官並先關
牒所屬勘會歷任於條無礙方許奏舉　是日上對輔

臣言向來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虚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獲利無多𡚁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為少茶法因用兵而壞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芻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紬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定立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買茶之

下者苟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壞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為小利輕變易自無不行之法王安石曰茶法本亦不善須挾見錢香藥等乃能售蓋見錢香藥等已足辦邊糴而茶乃更為賈人之累以此小賈不能入中惟大賈能之惟大賈始能則邊糴之權制於大賈此所以糴價常高而官重費也

庚午于闐貢方物　上批殿前馬步軍司差發外餘兵

數不多京師根本之重於理非便其治平四年熙寧元
年差出之人可界勘抽回又手詔付樞密院曰昨李復
圭擅易詔命出師侵敵遂致西鄙用兵廣南守臣亦以
強為招納引惹蠻冦夔峽夷户本止羈縻近者用衆討
除元惡尚未授首前日又據河東邊吏奏北敵聚兵雖
未測虛實恐邊臣有以啓之者况今朝廷政事之弊方
議修理國財民力窮乏可知平時無事尚虞天災流行
無以待之若四方有警何以支梧恐邊臣未悉朝廷之

計宜密戒諭之先是宣撫使奏夏人點集不起或云往
𪊍賽西蕃上曰此何意也王安石曰彼或先并力討西
蕃彈壓已定乃來與中國爭緣今便與中國爭亦未見
其利上曰能如此乃是有謀安石曰前見梁氏委計於
諸首領或恐諸首領計慮及此馮京又言或聞就契丹
借兵上疑契丹不肯安石曰夏賊若果借兵於契丹即
不為得計恐其不至如此及是探報契丹陰發腹裏兵
三十萬往西界不令中國知上曰果有此否安石曰雖

有此不足恠陛下即位即經營綏州又取銀州取銀州當考

破其脣齒之勢彼以為中國若已服夏國當覬幽燕若

乘中國有事之時能撓我權則其庸多矣夏國主幼婦

人用事忿而無謀或請師於契丹則為契丹計雖許之

何為不可可以撓中國而無損於我契丹優為之但恐

其無遠畧不能出此上曰果及此則奈何安石曰陛下

誠以靜重待之雖加一契丹於邊事亦不至狼狽若欲

進取非臣所知且我堅壁清野積聚芻糧以待敵則敵

未能深為我患而彼兩國集於境上其芻糧何以持久我所患者在於芻糧難繼而已愛惜芻糧無傷民力而以靜重待敵之釁則外患非所恤也馮京曰恐其如慶歷時事安石曰慶歷自是朝廷失節以致嫚侮京曰去告彼令說與夏國彼便承當以為此極小事上曰契丹前後極有機會可乘朝廷自失之如真宗末年欲託後嗣朝廷却宜與承當安石曰此亦何補若其後嗣强桀豈以此故肯屈服若孱懦雖無此亦何難屈服且勝外

國只在閒暇時修吾政刑使將吏稱職財穀富兵彊而已虛辭偽事不足為也真宗末年欲託後嗣此事當考上患陜西財用不足安石曰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未暇理財而先舉事則事難濟臣固嘗論天下事如弈棊以下子先後當否為勝負又論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外國抑兼幷便趣農為急此臣所以汲汲於差役之法也

辛未詔自今丞郎給諫分司致仕遺表恩比見任第降

一等其武臣令樞密院施行堂後官魏默言前此誤依見任例與京官故改之上曰默可賞王安石曰且與上簿上曰自合上簿宜特與賞安石曰與減二年磨勘上曰善安石曰陛下及此甚善人主於衆事安能盡察付之衆人耳目心力而以賞罰敺之使各自盡即無遺策何事不成上謂輔臣曰昨定州路安撫使捕安肅軍北客坐收雜户婦人生子繫獄其弟邀國信使李立之等自訴因此驚起北客三十餘人此事行遣自有舊例何

至如此紛紛皆邊臣不體朝廷意妄有生事雖已施行
更宜戒諭諸路將官又曰方今國財民力皆困匱紀綱
政事正宜修理卿等更勉圖其宜王安石曰昔魏徵有
言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此實至理自古未有政事修而
財用不足遠人不服者吳充曰詩有之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蓋先於治内爾馮京曰手敕處分切中機會天下
聞之固當鼓舞聖德安石請明降詔書處分上曰但欲
邊臣知此意若宣布之亦或縁而生姦乃已

壬申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密郡王頵為保信保靜等軍節度使進封嘉王仍詔大敎繫銜文彥博上上初疑頵少未可加兩鎮王安石曰皇弟恩不可殺也從之邵氏見聞録二王出閤馮浩對王問章辟光云云可因浩等三月二日改正王府官為諸王府官附見新舊紀並書進封高密郡王頵為燕王新紀於頵初封不書官此乃書爵非例也

遣戶部副使司勲郎中張景憲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李評按視蕃城撫寧城趙卨及李憲屢言其不可守也先是王安石請用親信內臣與一朝士大夫俱往上

不可曰用宰相宣撫令内臣審覆於體不便欲用曾布皆逡巡莫荅上曰布宰屬其可也吳充請用謝景温安石謂景温恐不能識利害文彦博請用景憲馮京曰韓絳曾舉景憲且與絳親上良久曰亦無傷又欲令評俱往僉以為善憲初以入内西頭供奉官擢永興太原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祥符人也要見李憲當此時是何官職當是太原承受也本傳殊不詳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上言婁城距綏德

百餘里邈然孤城鑿井無水無可守之理且條奏道路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之狀顧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敕諸將大為守備而已种諤首誤國乞正典刑又言邊郡誘生户小者與之金帛大者授之官恐黠羌多詐緩急為内應宜亟止之評使還亦言入鄜延界詢求要城利害無一人言便者乞速毀廢以解一路之患

撫寧十八日甲戌陷　熊克九朝通畧有景憲師德子也

詔河東陜西諸路經畧安撫轉運鈐轄司日者守邊將吏或貪功生事妄起釁

端以開邊隙雖以體量黜責尚慮未能盡體朝廷鎮四
夷之意須議特行戒諭除夏國作過不許朝貢外宜令
逐路帥臣自今遵守約束各務安靜覺察緣邊將吏無
令引惹生事如稍有違當行誅責
癸酉詔審官院定差知州軍監人並赴中書審察其人
堪任即引見取旨臣寮有喪解官或因使不許持服舊
制並云與免持服仍入銜人臣之在憂恤以君命奪情
使之從政非其所欲不當謂之免自今宜降指揮不許

持服仍不入衘　詔自今文臣兩省武臣横行以上中外權時差遣給奉使印餘皆給銅記其文以奉使朱記為名以樞密院言前此不以官之髙下事之大小皆給印無所甄别兼印數不足故也　上曰朝廷詔令比來州郡奉行多不謹如河北教閲法樞密院於資政殿進呈定議乃行而定州順安軍等即架閣之都不遵行亳州屬縣不散青苗錢提舉官詰之乃云雖有朝廷指揮奈相公不令支散豈可如此文彦博曰大臣若見朝廷

法令不便自合論列豈得沮格不行先是御史范育言河東民夫送材木至麟州留月餘不使之納上曰河東兩轉運使恐須早責降因其措置乖方一路為之勞擾人不能堪至自賊殺者甚衆若論法不過不應為王安石曰此在陛下特斷豈係法官兼自來斷命官罪皆以特旨非以法雖赦亦有所不用陛下前謂失入一人死罪得罪不輕今此壞一路豈有輕赦之理上曰據理雖使人償死可也安石曰已令窮核其事候見事實固當

深責之朝廷既欲重行尤宜詳審　詔自今州縣如有荒地逃田召人請射或歸業有連狀分請全户地者並須相保如起納税人逃亡同保人認納初太常少卿知唐州趙丙言州縣招誘人户佃荒地起二税其間頗有隱昧雖有起税之名而無納税之實僥倖之人以為勞績乞約束故也

甲戌召監單州酒税太常丞集賢校理趙彦若歸館管勾畫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地圖先是中書差圖畫院待

詔繪畫上批恐須差有記問朝臣一人稽考圖籍庶不失真故命彦若領之彦若前通判淄州獄有失火偽印者法當死彦若曰在律雜犯死罪親年九十無兼養應上請與知州解賓王議異遂獨刻奏二人皆得貸死賓王憮之因訟彦若不過聽故坐謫張舜民誌彦若墓云賓王尋有旨勒停事

詔編敕所應刪定官衆議有不同即各具所見令詳定官參詳如尚未安申中書裁下二年五月十七日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九日可考

賜討殺渝州夷賊梁承秀李光吉王衮等一

行兵丁特支錢仍遣使撫問　三司使李肅之言乞織造圓壇地衣禮院檢典禮并南郊儀無地衣制度詔罷之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龍請造地衣　檢正公事所言近據大宗正司奏為宗悌等奏稱自嘉祐五年十二月内磨勘轉官至今已是十年依得詔條磨勘轉官檢會至和二年詔書即無令後指揮近正月所降聖旨並係特命即非定制今據宗厚等奏狀攀引克繼體例及稱治平四年正月赦書節文文武職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隅磨

勘看詳上項赦書稱合磨勘者不隔磨勘緣宗室即無
立定磨勘年限其昨降敕文稱祖宗元孫磨勘至覲察
使止緣自有十年取旨指揮以來宗室合轉官者即亦
須磨勘前來授官年月及有無過犯有過犯即合展年
故亦謂之磨勘即與外官立定磨勘年限事體不同其
克繼昨來轉官顯是有司誤有行遣緣克繼已得旨與
減五年轉官年限若依舊降指揮更候一年方合改官
今來合與不合追奪繫自朝廷指揮所引令緩轉官告

詞內稱宗室以十載為定緣元降詔命自無今後指揮豈得攀引告詞為據其宗厚等所乞轉官欲下大宗正司告示依前降指揮知委詔克繼去轉官日限只少一年更不追奪餘依正月二十三日李德芻云云可考是日西賊攻撫寧堡陷之賊攻撫寧堡實録不書據趙卨神道碑二月未望卨言囉城必不可守後五日撫寧陷囉城亦棄不守因附見十八日或十八日初攻更二日乃陷故三月二日朝廷始聞其事也先是趙卨奏种諤又欲修砦岗及義合鎮諤貪狡所為皆取謀折繼世繼世庸奴利在兵興營私計諤恣睢屠戮務以立

威凶德參會恐貽近憂婁城必不守賔草撫寧悉未有
緒遽興配崗之役至以被邊為近裹亟撤守具以苟難
必之功籬落隳壞人民單残甚於寇至勁兵良將咸隷
偏裨臣之所管城郭鬬訟而已既修義合又規配崗遼
邈相望足明欺罔時二月末望後五日撫寧陷婁城尋
亦棄不守此據㕡墓誌附見上嘗問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諤
取婁城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逵曰願
速備撫寧則婁城無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靈武

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婁城隨之矣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婁城此據達墓誌棄婁城在三月十八日癸卯二月七日癸亥達云云當考

丁丑分命輔臣祈雨　兵部郎中陳經為成都府路轉運使新知果州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雍子方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兼常平等事仍令經等密體量監司范純仁謝景初李杲卿薛緙燕飲踰違事以聞先是權發遣

同提點刑獄李元瑜言純仁等更相會飲用妓至夜深至有擲塼石者不敢根究而景初杲卿尤無儀檢嘗有踰違事故也馮山與范純仁書可考詔權發遣夔州路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段繹從京西路職方員外郎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李周送審官院差通判解州繹以親老辭夔州之命而周在京西與同奉使者異議或謂周不任職故使繹代周周馮翊人以孫固薦得召見上欲用為御史會執政不悅乃止周在陝西或請釃漼河為

六渠以溢鉗盧陂水云可以溉田計工八十萬周詰言者曰湍河原髙委下完隄障禦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為民害言者畏周沮格建請專委轉運提舉常平司主其事周曰吾為部使者利害今在一路雖不吾與吾不可以不言即奏云今並開六渠成未可必費已不貲請鑿一渠試之儻可以足鉗盧之用當省其餘以寛民力如未足用以次疏導不為晚從之渠卒無功其後湍河溢灌鄧城不没數板鄧人始思周前議段繹已見李周鑿渠事據張舜

民墓誌或可削　奪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徐州韓贄一官坐三舉官不當也　詔近降指揮借內藏庫錢六十萬緡兌充河東陝西折斛錢宜令於數內先撥錢三十萬緡赴河東　詔增開修漳河役兵及萬人併力於四月以前畢功上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要豐財安百姓須省事如漳河累年不開何所妨漳河不在東邊即在西邊其利害一也今徵發夫開河只移得東邊河却掘西邊民田空勞民何所利王安石曰若使漳河不由地

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若治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若或東或西利害一也則禹何須浚川盡力溝洫勞民誠不可輕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上笑日録載此於二十一日今附見增兵開漳河後三年八月十七日甲戌相度開漳河實録漳河下有澧河二字恐二字是衍文今刪去五月乙未劉摯楊繪云云

上論王猛王安石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能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兵强國富垂及昇平猛至微淺然不如是亦不能濟此功上曰流放尸素誠為先急安石曰但尸素尚宜以

流放為先急况又沮壞時事固所不容臣觀王猛臨終與苻堅所言尤知猛有智慮苻堅志大而不見幾好功而不忍内有慕容垂之徒不誅而外欲伐晉此其所以亡也猛知堅不能除垂之徒故勸以勿伐晉不然以秦之强而欲取晉何難之有上曰先知害乃可言利今内困於財用則不可以有事外國亦猶内有慕容垂之徒未誅則不可以有事於晉也馮京曰臣常言天下事不可急安石曰有一日行之而立見效者亦不可不急若

流放尸素之類是也如用兵於外國乃當待時而為之不可過日録載此於二十一日今從之

戊寅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韓琦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初王安石論琦再任當加恩上曰恐琦不肯受安石曰大名近制不當加恩然琦兩朝顧命大臣若欲留之再任不可不加恩琦卒辭永興軍節度使不拜　詔成都府路轉運使陳經提點刑獄雍子方利州路提點刑獄李瑜體量成都府利州路州縣給散

常平錢不如法事以聞　宣撫使韓絳言河東所修四寨皆難得水泉又其田膏腴乃必爭之地向去必難固守已追還大兵先於近裏進築堡子令呂大防往專相度棄守利害次上上批令既第一寨追回大兵必難守禦其修堡亦恐枉費工力且未得興役别候指揮仍令大防候到本路并相度以聞范育云云附月末或移入此後　趙卨言順寧寨有西賊入寇知保安軍景思立不問賊馬多少即往救應時諸將敗思立幸獨全上批邊城斥堠如此疎

畧思立不顧軍城事重輙離所守遠去不取禀經畧司處分豈不悮事令逐路將守自今並歸經畧司節制始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凡兵事惟絳指揮經畧司節制不得行於所部議者不以為便於是復故順寧寨南至本軍四十里思立

安岳人修治平寨時已見　詔河北緣邊屯田務水陸田並令民佃本務兵士令逐州軍收為廂軍監官悉罷從河北屯田司請也初河北屯田司每歲以豊熟所入不償所費屢以為言至是乃從之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　詔司天監

印賣歷日民間毋得私印以息均給本監官屬後自判監已下凡六十八員皆增食錢判監月七千五官正三千見賣歷日官增食錢外更支茶湯錢三千時初罷司天監官監在京庫務及倉草場門而中書議增其俸故有是詔司馬光記云王安石為政欲理財富國人言財利者輙賞之舊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頒於天下諸州賣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嚴熙寧四年詔自今官司止賣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釘鍱之費於是量法壞矣又民侯氏世於司天監請歷本印賣民間或更印小歷每本直一二錢至是盡禁小歷官自印賣大歷每本直錢數百以收其利又京東提刑王居卿上言天下官酒務皆令作連竈以省薪蘇朝廷從之畫圖

頒於天下又有班行上言天下馬鋪每匹令日收糞錢一文亦行之其營利如此而城綏州又築妻城散青苗錢所用官錢動以數十百億計賣斗秤印板等當考月日王居卿為京東提刑在四年二月十一日不入長編

庚辰慶州兵亂初韓絳宣撫陝西奏王文諒為指使文諒本夏國用事臣鄂特彭家奴得罪自歸延州累官右侍禁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祇候絳先遣文諒專節制督蕃將趙餘慶等西討文諒與餘慶約會於金湯川結明薩莊不至者斬及期文諒至金湯故寨去結明薩莊尚二十餘里文諒已見賊人馬即引歸及餘慶率兵往

不見文諒使人候望知文諒已歸乃返文諒恐餘慶發其事遂誣餘慶失期絳因餘慶於獄上手敕絳釋餘慶責後效絳執奏久之乃以詔釋之絳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兵至掘塚戮屍為級邠寧廣銳都虞候吳逵嘗與文諒爭買馬文諒怨之是役也逵率衆力戰用鈇連枷殺賊首領文諒使部曲奪之誣以夜至伊濟會與賊鬬呼逵不至及扇揺軍士宣撫司追逵送慶州獄四十餘日絳至慶州將斬逵部卒喧呼欲剌刃

於絳知慶州王廣淵入白之乃復送獄絳離慶州數日賊攻輩城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兵亟出人不堪命將授甲廣鋭兩指揮軍士謀擁逵為亂約撫手而發會雨作不授甲乃止是夕遂焚北城大譟縱掠斬關而出其衆二千逵所以反由文諒激之也王廣淵亟召五營屯兵禦賊北路都廵檢林廣守南城賊據北城廣自樓上望其衆進退不一廣曰是不舉兵亂也乃挺身縋城出其後說以逆順多投降者時逵已擁衆出餘黨三百

人猶在城下廣諭降者曰亂首去矣爾曹本非同惡且聽我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集得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勵約束授以兵器令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北城遂平王廣淵傳云吳逵領衆二千斬關以出林廣傳云亂兵三百人出城去廣收集聽命者百餘人攻城下兵禽戮殆盡實録云斬獲二百餘衆擁吳逵出安西門今以諸書參考吳逵擁衆出安西門廣淵傳所云二千人是也林廣傳所云亂兵三百人出城去此三百人蓋非逵所領以出安西門者特其餘黨耳雖不從逵去亦不投降故猶在城下林廣授投降者兵盡攻殺之即實録所稱斬獲二百餘人也林廣傳誤以城下所禽戮為擁吳逵以去者故兵數多少不同其實吳逵領衆二千斬關以出據北城者猶四百餘人林

廣招集得百餘人禽戮幾三百人實録但云二百餘人耳柔遠三都戍卒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戍潛戒趙餘慶以所部蕃兵八千間道邀襲盡戮之叛兵初謀入據州城東路都巡檢姚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乃散保糴之石門山兕追及賊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誓不復為亂林運與賊遇語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廣曰是將夜走分兩將扼其亢路縱兵尾擊之賊迫遽乃詣兩將降廣曰不從吾言今窘就死非降也至朝天驛皆斬之此據姚兕及林

廣傳附見按張玉以殺降責官而林廣獨見不知何故又姚兕所追賊蓋與廣同至石門山兕獨受賊降而廣殺之所不可曉兼張玉所殺降卒亦在朝天驛不知與廣有無同事皆所未詳詔凡子為父母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起服遇宴依令給假期已下服公式假未滿遇宴聽不赴其職事侍立祗應人闕即權差人祇應從編修閤門儀制宋敏求等請也此段或可削

乙酉廢廣濟軍為定陶縣以屬曹州新紀不書

是月范育言臣到河東訪聞昨宣撫司發麟府軍馬出界衆傳過鐵冶川盡日行狹隘中若遇數百人邀擊則

隻輪不返矣所幸乘虛驟進賊不及計故得完師以還然萬兵奔驅九日方至婁城一無所施束手疲餓不識此舉出於何策以為通路則既過之後賊已嚴師為備許咸吉等却由陜西界回兵以為攻討則未嘗逢賊及歸止築荒堆三泉一寨而河東官司財力竭矣兼始議欲修四寨計一寨之役用費憲州河外諸堡故財及并汾以西十餘州供辦僅能集事若四寨齊興更傍增保障及於石州對岸多列亭壘表裏相維然後粗有守勢

其不可就者有三一寨為費㪺已如此更加三倍㪺將若何一不可也三泉去敵才數十里昨繕築之時賊以數萬爭占諸將幾至敗衂令入境亦深未知地利設遭掩伏必喪師徒二不可也傳聞葭蘆山已北一帶茶鐵財用之饒賊界所恃必極力來爭我怠賊奮進必無功三不可也以河東公私素匱之力出三不可之大害者徼萬一之小利其是非可不較而定今聞朝廷已止諸寨之役遠近無不懽快止諸寨之役乃二十二日事議者止為三泉

一寨亦不可守蓋孤城深寄賊巢兵多則轉餉難給兵少則捍禦不足平日麟府豐三州百費內出為河東大患今更增一寨患愈深矣臣詢訪踰月萬口一辭不出此議伏念朝廷招攜懷遠之道既不至而伐叛侮亡之謀又不贍臣恐邊禍浸淫未得息生民擾攘未得安而聖心未得優游於帝皇之事臣愚不勝憂憤伏願陛下僉謀公卿蚤決大議敕韓絳令備陳已修囉兀城及河東第一寨經久可守之策以付兩路如不可守即陳如何

棄置禦邊之術裁之睿斷以定安危之計育言據育集不得其時附

二月末朝廷止諸寨之役乃二十二日事或移此附二十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壽昌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四年三月丙戌朔上批聞太原府有鄉村婦人數千叫號入府門納農器未知虛實其調發荒堆夫速放散令河東緣邊安撫司體問其事安撫司言無之 又詔陝西轉運使修婁城等堡寨其見科買物並權罷

丁亥判大名府韓琦言懐州災傷最甚自春下戸闕食近申轉運司貸以米粟已下諸縣支給而提舉常平倉司指揮罷給止令轉運司以省倉米賑貸上批方今河北有災傷甚處省倉歳計有限必不能多賑給常平廣惠倉斛斗須相兼支借令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覺察州縣無得阻抑人戸不盡支散致逃移失所　夔州路轉運司孫桷張詵言杜安行等奏討平夷賊拓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三百糧六百餘石見安集夷戸佃

蒔起輸租賦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　又詔夷賊梁承秀李光吉雖已授首尚有王衮未獲可令轉運司速選人擒捕及諭使歸首六年二月末御批可考

中書欲支惇見任料錢添支并給驛券上批惇已請添支又請驛券恐礙條貫檢嘉祐以來至近歲例呈馮京言近方有此例王安石曰嘉祐治平已有例且陛下患人材難得今無能之人享禄賜而安逸有能者乃見選用奔走勞費而與無能者所享同則人孰肯勸而

為能如惇以才選令遠使極邊豈可惜一驛券縱有條貫中書如臣者亦當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奪馭羣臣不當守法況有近例上曰有例須支與兼其所得不過數百錢不為多也四月二日丁亥罷惇行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此據邵伯溫見聞録或移入四月丁亥免河東運糧草入西界義勇強壯捉生户令年兩

稅支移折變仍免一料和糴支移義勇凡一萬五千人其逃亡者五千餘人並放罪令復業及權倚閣隨軍係役人未納殘稅從轉運使韓鐸奏也　權發遣延州趙卨言西賊犯撫寧新築堡不守將士千餘人皆陷沒上閱奏閔然曰近遣人至婁城探視来見所築堡殊不堅完但一土墻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邊城舉動後宜深戒也先是卨奏二月甲戌賊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重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婁城兵勢尚完种諤

在綏徳城節制諸軍若令永能等會婁城兵與撫寧相應賊必奔潰聞諤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等涕泗不已乃追折繼世兵回方議戰守賊已得志而歸前此臣數與韓絳言諤繼世皆不可用恐貽朝廷憂而絳不聽也達時為鄜延路都監永能文贇從孫始諤以兵六千屬永能先驅入銀川婁城五戰皆克新舊紀於丙戌日並書夏人陷撫寧堡

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陜西轉運使奏慶

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
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
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
小有更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
萬事頹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吴充曰朝廷舉事每
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意或成勞擾

至於捄敝亦宜以漸上領之彦博又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淤田於百姓有何患苦比令内臣拔麥苗覩其如何乃取得淤田土視之如細麪然見一寺僧言舊有田不可種去歲以淤田故遂得麥兼詢訪隣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

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上曰百姓豈能知事之曲折知計身事而已但有實害及之則怨有實利及之則喜雖五百人為大保於百姓有何實害而以為勞擾乎安石曰交子事誠如陛下言行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財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賴者於邊事姑務靜重而已若能靜重以待邊事則外國未能為患於是可以修內政內政已成人材足用財力富強則為之無不可者彥博

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務要人推行爾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能無不悅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愷有

濫有贓而近臣乃或以子幾案愷為刻薄小人不當奬用上下相扇為苟且不欲奉法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陳留一縣因趙子幾往彼修保甲發舉強刼不申官者十二次以數十里之地而強刼不申官者如此其多則人之被擾可知矣條保甲乃所以除此等事而議者乃更以為擾臣所未喻也然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而去害則為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為者如討外國拓邊境於

令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也且禮記以為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可臨時為人論議所移也舊紀書戊子慶州廣銳軍叛己丑詔叛兵歸首免罪惟首惡不赦辛丑詔得叛兵降者賞如斬級新紀但書慶州廣銳卒叛乙未平之

是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大防不能了延州上曰大防不如趙卨又曰郭逵可用但韓琦惡逵耳又論种諤曰是所謂事成而卿不成而烹者也陛下計利害與諤異彥博因毀諤安石曰諤若委以兵三二千令出入境上擾擊蕃部即似可用顧不可純倚仗也上曰

用諤如馬隆即無傷

己丑遣内侍李舜舉往環慶路詔經畧司曰兩營軍士必非盡同謀父兄子弟雖盡監守宜止推究首謀者家屬處置其餘父子兄弟毋得監守其務安存慰諭之應被脅從如能歸首皆免其罪如能執殺元結連之人當議厚賞其已擒獲即具得賊之人馳驛以聞當於例外行賞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為學糧元有學田不

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仍置小學教授凡在學有職事以學糧優定請給　又詔中書五路舉人最多處惟河南府青州已舉學官餘州皆選置教授以蔡州觀察推官陸佃等為之選陸佃等在辛卯今并書　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運司具屬州繁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以幕職縣令人充從之　麟府路承受蕭汝賢等言宣撫判官呂大防相度存新修堡寨留三千人防托有軍士數百人譟訴於大防帳前不能禁斬一人而後定今所

修寨實無益望早處分詔河東經畧司并王慶民依所受宣撫司指揮運第一寨糧草樓櫓等於神堂寨移兵馬近裏駐劄先是韓絳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遠不可守已令廢拆且抽兵回而大防獨不肯絳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視大防又遷延麟州不即往大風雨役人暴露終夜叫號河外官皆以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韓絳豈可轉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當申宣撫司毋得徑行荒堆寨乞令毀拆如宣撫使指揮上疑大

防方往相視安石曰若不決然可棄綏豈肯如此不須俟大防報也上既手札諭大防乃降是詔此據呂大防家所藏三月四日御札并王安石日録刪修上謂安石曰綏麟通路在理可為但种諤倉猝故不能終其事爾安石曰邊陲未寧不害聖政民力困敝實可憂今陛下即位數年閲天下義理日多求治之心日篤邪説蔽欺日益照察如此何憂不治朝廷既治遠人自賓如尚倔彊沙漠但當蓄財養力考擇人材一舉破之豈但綏麟通路而已通綏麟路云云并據舊録朱本削去

并載棄妻城後今仍存此

詔樞密院鄜延种諤燕達涇原周永清王寧劉慶种詁環慶种誇任懐政秦鳳向寶劉舜卿麟府王文郁許咸吉曹偃張居等十四頭項兵馬各曾出界遇賊並有斬獲其得功將校契勘速與行賞此據御集乃三月五日考詳十四人官職及功勞畧附見

辛卯上批已降指揮依韓縡所奏罷河外所修荒堆三泉寨并追回吳堡屯兵仍令河東轉運司速指揮諸處見役強壯義勇人夫悉令放散自今合用人夫須奏聽

朝旨方得差發遂詔陜西河東經畧司轉運司若軍期急速須調夫役奏稟不及方得據實數差訖以聞　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相度廣南東路均納丁米所過州縣有奉行新法不職者體量以聞馮京曰數遣使不便不如即與一監司名目王安石曰數遣使極無害可以試人材今未試而與監司則可惜上以為然既三月乃命之純權發遣本路提點刑獄周之純未詳邑里均納丁米用孫邈奏日録有其事當考詳周之純相度後如何施行除提刑在六月十四日彭汝礪誌金君卿墓云丁米不均積為廣民患

使者議論反復更六七人未定及君卿為轉運使摉括隱丁人始無幸免分上中下三等富者多取之而不為虐貧者寡取之而易給人乃以為平按此則周之純初未曾了得此事也

壬辰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判永興軍初命王廣淵自慶移永興及廣鋭兵叛朝廷憂之乃罷廣淵而更用逵時叛兵散擾關中長安城守逵至則撤警去備追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吏卒入山谷擒盜人情乃安

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李肅之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江淮發運使天章閣待制薛向權發遣三司使向

職未至學士而賜以金帶示特恩也　詔遼州官吏免劾罪仍賜知州司農少卿李宏敕書獎諭以河東路體量范育言昨本路舉兵出界惟遼州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轉運使猶以科調不如數而劾官吏乞從矜貸故也　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招納蕃部須簡閱團結強壯人令著生業平居不蠹邊儲緩急可以禦敵自今来者有保任無姦詐即依例與銀絹安存亦勿復遣人深入招誘

新陜西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宋廸請對詔廸罷行

癸巳改廸知陜州二月乙丑不遣李崇貴命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昭州防禦使涇原副都總管張玉陜西招捉賊盜

入内副都知宣政使陵州團練使張若水副之應會合

捕盗官並聽節制若水至陜西則叛兵已潰散玉亦歸

涇原矣賊已潰散玉歸本路此據御集

甲午上批樞密院言保甲擾人事令王安石體量虛實

安石以為問得頗有之為姦人扇惑恐刺為義軍故也

欲令提點司人分頭撫諭馮京言不須以五百人為一保管仲内政寄軍令亦只是五人為一保上欲且罷都保正安石曰不須罷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遠須至什伍百姓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廟社稷久長計募兵之法誠當變革不可獨恃上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上問建中所以致變安石曰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

者幸也據日録於三月九日載此事合附見更俟考詳三月十三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五月九日合參照陳瓘論曰安石云非什伍其民而用不可以致治強盖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時樞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安石初以為然既旬日更白上曰臣召問𨳡封差役公人以為保甲皆人情願無不便者實不如樞密院言又得趙子幾奏推究截指者兩人其一人遍問無有一人盖因斫桑誤傷有三人為之證臣所問乃初倡言者也此據日録十九日所書安石持之不堅則此時保甲必罷矣欲見事實故具載于此文彦博言向因進對蒙詢及縣

兵民兵利害臣與吴充即時畧具大㫖上對然而天威之下頃刻之間固未詳悉臣退而復思自陛下臨御以來焦勞庶政以兵者大事尤所垂意三四年前樞密院檢録得開寳初至治平中内外兵馬大數頗甚詳備遂議酌中定為永額比至道前即差多方慶歴中即頗減内壯根本外護邊陲去冗留精適用省費蒐補訓練皆有條理又以三路隣於羌人即有屬戸蕃兵弓箭手之類以至次邊州軍盡置義勇緩急調發以應征防若守

將處之得宜經久必無闕事兼向時諸路郡縣額外增置弓箭手亦欲防虞盗賊如此紀綱臣以謂深協方今之宜頗得備預之理設有未至或有廢墜即當彌縫振舉之可也恭惟太宗之定天下也止用此兵真宗仁宗英宗之守天下也亦用此兵累聖相承而無異道歷年彌久而無異法故臣以謂協當今之宜得備預之理有未至而廢墜者彌縫而振舉之可也今陛下以睿聖之德承祖宗隆盛之業中原之人不識兵戈者幾百年過

於三代所謂民不改聚地不改闢施之仁政而不煩擾之則太平之效又何加焉陛下必欲捨此而别求治道以致太平更易兵制以張威武固非臣愚所及况臣備位樞府所主惟兵不能上副聖意委曲經畫尸禄之責所不能逃伏望聖慈察臣前後累上章奏聽解樞機之重柄并還將相之印綬得以散秩俾守外郡從愚臣知止之分全朝廷退人之禮臣不勝大幸然臣久蒙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竊謂兵民猶水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禁暴戢兵武之七德不戢自焚自古所戒凡更制維御之方深顧謹之重之區區之誠庶補萬一冒犯宸聽不任隕越惶懼之至此據文彦博奏議自注云熙寧四年不得其月日今附三月甲午樞密院言保正擾人後更須考詳

乙未降工部郎中寶文閣待制王廣淵為度支員外郎依舊職知慶州右司諫直龍圖閣趙卨復權發遣延州上既罷廣淵用郭逵判永興而宣撫司亦先命陝西轉運使毋沆權延州促趙卨往延州令廣淵須卨到交割

訖於乾州聽旨會廣淵奏叛兵隨定上稱廣淵所奏允當亟詔廣淵□未得依宣撫司指揮又欲徙逵延州别選重臣鎮永興王安石曰請降廣淵官或職留治慶□治延逵治永興皆勿徙且言令兩州帥臣皆客寄上下不相保信非便宜速定使上下相安無苟且意上從之故廣淵止坐賊發所部奪兩官行至奉天復還初命逵兼四路安撫使安石以為不便寢之實録云慶州兵亂徙廣淵永興及叛兵随定廣淵止坐降官復領慶州按廣淵徙永興乃二月七日此時慶州兵未嘗亂實録誤也廣淵附傳及本

傳皆誤今按御集并日録刪修

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加龍圖閣直學士賜手詔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上論慶歷中財用未乏而西事不振王安石曰財用足然後可以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事孫武論用兵所以勝負言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不及財用足否也方今之事且搜舉人材理財用務富安百姓則外國不足論上曰兵須有名如何僉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安石曰苟

可以用兵不患無名兵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爾或以為不尚力安石曰武王稱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同然後度德德同然後度義茍力不足雖有德如文王尚不免事昆夷但有德者終能強大勝外國文王是也先王於外國力不足則事之力同則交之力有餘則制之同力同德我交之而彼拒我則我義而彼不義則我勝矣陳瓘論曰古人有言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焚之禍生於用而無名也神考曰用兵須有名可見聖

主之本心矣安石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何其言之乖戾也實不當用立名而用之豈王者之兵乎意欲用兵則立名而樂殺意欲亟竄則立名而安誅凡學安石而有為者皆纂述此意

丙申上批聞京東自濮州至河北緣邊二月辛巳風變異常百姓驚恐不安惟當省事安靜以應天災河北京東役夫可速放散漳河役輓實妨農事可速指揮若來歲漸開修亦不為晚其災變州郡監司皆不以聞可令分析上雖有此詔執政進呈不行其不行必有說王安石日録獨不載此事當考五月十一日乙未上批及劉摯云云可考

詔河北京東轉運提點刑獄

司察所部知州通判都監監押廵檢知縣縣令不職者以聞上批麟州已棄所修第一寨諸防托軍馬可並罷遣兵衆暴露日久各賜特支錢有差

丁酉降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邠寧環慶副都總管竇舜卿為康州防禦使廣鋭兵叛舜卿失覺察故也

知太原府呂公弼言請復王慶民前坐所部城不完奪官上閱奏曰慶民首言河外荒堆等處城堡非便果勞民無功凡前言婁城荒堆等不可城城之無利者宜悉

具名以聞朝廷常患邊吏不忠信苟先事有言如慶民者亦可嘉也王安石曰漢高祖以鄂千秋一言明蕭何功則封關内侯自平城歸諸言匈奴可擊者斬賞罰明如此故能不勞而盡羣策上言李清臣等可責安石曰張景憲言杜詡保明婁城道路寬廣亦不可以無責上以為然詡初以殿中丞致仕改授忠武節度推官書寫宣撫司機密文字從韓絳所請也據日録王安石所言在四月十九日依朱本附見于此當考如何賞慶民等曾布集有李清臣責官詞三年九月十四日改殿中丞致仕杜詡為忠武節

度推官書寫宣撫司機密文字
從韓絳請也與李清臣同日

戊戌呂公弼言韓絳奏臣本路處置事率多紛亂外以應副為名其實欲壞邊事兼自諸路出兵牽制以來彼賊無重兵救應困乏極甚竊料今春點集不行向去修此堡寨有何不可臣本路昨倉猝出兵應接比他路最為深入偶不敗覆以至修第一寨賊馬首來爭奪殺退及數萬人義勇強壯運糧修寨皆平安歸業即無外以應副為名其實欲壞邊事之理今延州界賊馬十餘萬

人攻破撫寧城以此知絳所奏西賊點集不行之說未得其實若使臣本路有撫寧之敗則絳之說得行臣亦何以塞朝廷之責臣已累表乞解寄任惟陛下幸許詔不允王安石曰公弼無罪動且詰問既付一路而使其心每懷嫌疑恐懼不敢自竭於邊計不便令邊事皆如公弼言謂宜手敕撫諭因令有事一一奏陳上以為然

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弓一張至千

五百箭十隻六七百當此青黃不接之際窮下客丁如何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垛又令自辦錢糧起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鄉村之人居處遠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又費錢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頭所說非虛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令如此騷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賊盜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之傳惑恐徙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

王安石進呈不行四年三月十三日上批陳留保甲騷擾執政進呈不行此墨本所書與御集手札同而日録乃絶無此事朱本輙刪改手札仍取五年閏十月十四日日録上因議河東保甲説及開封典作祗置弓箭并安石對陛下當為天子所為等語附四年三月十三日周結陳留騷擾事蓋誤也三丁兩丁各有不易乃安石欲編排河東保甲故有是言與陳留事殊不相干又云六月却令人教閲亦非是四年三月間所當言者反覆推尋朱本誤明甚今仍依日録附此段語言於五年閏七月十四日削朱本四年三月十三日所書然不知日録何故獨不存四年三月十三日上批陳留保甲騷擾及進呈不行緣由也當考

詔成都府路轉運司支交子十萬緡為梓州路常平糴本

已亥權陝西轉運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權發遣江淮

等路發運副使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權陝西路轉運副使上謂瞻陝西人必熟知本路人情故使代公弼其實執政惡瞻不附己故出之瞻初除知鄧州不赴復為開封府判官才數月也又欲用李壽朋易沈起尋不行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文銅錢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冐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此據本志三年事因公弼改發

運附見不得其月日當考詳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七年三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七日並合參考

詔永興軍依舊買鹽鈔罷行交子十四日事此據王珪會要修入五月二十四日當考

司農寺言京東常平倉司奏請賣酒場約束乞下本路依開封府界條貫施行從之此項用四年三月十四日中書劄子指揮修入開封府條貫在三年十二月九日遍賣坊場則在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編録册

新判永興軍郭逵請以便宜行事不許　莊宅副使蕃部都巡檢趙餘慶爲西京左藏庫使右騏驥副使蕃部都巡檢趙餘德爲文思使各賜金帶錦袍三班借職

都總管司指使戴嗣良三班差使殿侍押隊康瞻各遷
三官仍賜銀絹以環慶路經畧司上餘慶等力戰斬捕
慶州叛卒功也其後王安石言慶卒之變微餘德餘慶
討定桑遠則應者必衆其功宜蒙厚賞以勸後上亦以
前賞為薄欲侯走馬歸厚賜之文彦博馮京皆以為蕃
官不宜過厚安石曰唐太宗所用黒齒常之之類皆蕃
將也立賢無方茍有功於朝廷恐不應分畀蕃漢且慶
州以此兩人為扞蔽厚賜之錢物使足以役其將吏諜

知敵人情狀非特賞功而已上以為然

辛丑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權發遣鹽鐵副使傅堯俞為河北轉運使堯俞自言為御史日嘗彈劾薛向今難與共事故也尋改知江寧府知江寧在此月二十四日今并書　詔判永興軍郭逵本路州郡有飢荒處並以官廩賑濟仍體量放稅逃移民戶設法招誘還業以聞　環慶路走馬承受李元凱言逃散軍賊解吉等六百餘人尚在乾耀州界詔涇原環慶路遣將官招捕毋得貪功務殺招降

一人依斬獲一級酬獎及令涇原路速相度將官之可減者追還　又詔慶州叛兵親屬緣坐者令環慶路經畧司檢勘服紀年申應元謀反手殺都監縣尉捕殺獲者其親屬當絞者論如法沒官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婦女配京東西許人請為奴婢餘配江南兩浙福建為奴流者決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謀而嘗與官軍鬭敵捕殺獲者父子並刺配京東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為奴諸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餘親屬皆釋之叛軍家

屬皆誅者凡九指揮李清臣謂韓絳軍士謀叛初不告妻子宜用恩州故事配隸為奴婢絳奏從其言故有是詔此據清臣詔旨內附傳　都官員外郎施邈特勒停坐與故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妻林氏私通簡札約為婚而林氏夫服未滿為夫弟高允懷所告又御史林旦言其素行不修會降法不當停特行之　知陳州張方平言忠武軍牒坐西京留守牒卭州報有軍賊約一千人騎過三水縣涉龍泉鎮已遍牒巡檢諸縣部勒兵甲捕逐臣竊以

賊在陜西而諸路移文闗報不日遍至天下各遣廵檢縣尉㑹合兵甲急如賊至不惟騷擾鄉村且使人情危懼或容姦猾乘便妄動驚恐四方其忠武軍轉牒未敢謄報鄭州詔依方平所奏因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　上批陜西轉運司諸州根檢公使錢支費數聞追呼人不少宜令權罷及應干簿厯文字且停一年已而下司農寺與展兩月上論財用屈竭以為皆緣置官多王安石曰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上曰置廂

軍五十餘萬皆以當直迎送官人占使安石曰廂軍不專為官人占使官人所以治人既治人須用人當直上患其占人太多以為呂公弼言先朝待制只破兩人剩員安石曰待制朝廷近官職任已高入則論議朝廷政事出則鎮撫一路只破兩人剩員當直恐非先朝善政且今士大夫已或不自貴重朝廷更賤薄之則愈自賤薄恐非國體臣愚以為陛下但當患待制非其人不能勝陛下任使壞朝廷事不患待制當直人多苟不可任

使壞朝廷事只兩人亦不可借與苟可任使則陛下不患無人用度何憂不足苟能為陛下足用度則雖比今日更多與人當直未為過當

壬寅詔以慶州兵叛斬戮甚多人命至重惻然可傷權罷春燕此據御集

癸卯德音降陝西河東死罪囚徒以下釋之兩路禁軍並因軍事役使廂軍急脚馬遞鋪兵並與特支因嘗入賊界攻討接戰并嘗捕殺慶州叛兵者雖已經宣撫司

支賜更與特支兩路民因軍事被科役者其議量輕重蠲減將來稅賦及科配其已前欠稅倚閣者並除之州縣不急公事及供申磨勘帳歷文字不免追擾者權住候邊事寧息依舊施行緣邊熟户及弓箭手見欠貸糧皆放其闕食者安撫司量與賑貸其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内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又曰勞民搆患非朝廷之本謀克已施仁冀方隅之少息當考

草制者姓名增入時元絳楊繪韓維實為學士朱本云初進入德音本上批攻戰軍士宜與運糧諸軍異等及改定數事皆極當於理執政皆以為非所及也新録並削去今從新録

詔婁城堡宜令趙卨相度如不可守令棄毀訖奏河東所探報西賊水軍恐於石州渡河令呂公弼遍為之備撫寧失陷人令經畧司實具數聞奏又婁城盆磋堡令轉運司更不得運糧草前去先是上問執政以婁城存弃王安石以為當俟李評等相度至議之上曰李評等若以為可守何如安石曰儻不須築堡運糧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

欲守之固當築堡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怯乃於敵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陜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饋乎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力弃之而已然以見兵三千人在彼為可慮及積糧草多為可惜安石曰令評等相度急遞聞奏俟其奏至弃之未晚上曰婁城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

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婁城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失於舉事倉猝也易稱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動而不括今動無成算又非其時宜其結括也先王惟知時故文王事昆夷方外國未可以兼之時尚或事之此乃所以為文王也豈害其為聖乎今人材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外國固宜宣王當周衰之後風俗壞人材少詩曰徳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當

是時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羣臣無助之者宣王能與仲山甫協力以養育成就天下之材人材既足然後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時首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畆言宣王先成熟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戰守則患將帥非其人欲使之轉糧餉運材物則患轉運使非其人又國財民力困匱如此則征伐之事固未可議也上以乏材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過能為詩賦及其已仕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於胥吏

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設飲食稱過使客則名譽官爵隨之此風今固未能盡變則之材固無足恠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舉能士責以功實風俗漸變政令漸行則人材終當不可勝用矣上悅及是遂弃隻城而有是詔正月二日戊子初城隻城上與安石論說日録並係三月四日朱本附此今從之上曰文王終有以勝之安石對云云於勝外國也何有與上批已三月五日命綏銀通路時語畧同今削去差趙卨權鄜延路經畧使閗本路自軍興宣撫司移易兵官不定及職名不正有失等威今既廢城寨其一路

兵官委髙相度各令依舊如自來得力之人宣撫司易置他路或罷去者具名以聞

甲辰韓絳言昨种諤領兵入西界攻討修築城寨所用官軍數少力薄惟藉蕃官折繼世趙懐順等統率屬羌以立戰効并降人八千餘口亦多繼世懐順等招到蕃性獷戾常須撫御察其意必自為拓土有功今見廢棄妻城堡竊恐疑懼不安或至生事如向者延州馬志誠結架之獄馬志誠事已見三年十二月上因种諤被囚綏德未賞繼

世反側乘洒有言遂致羣小伺間成謀緣种諤深得屬羌之情又有膽畧西賊所畏若一旦摧辱恐無以得其死力臣非敢庇諤蓋為朝廷預為過慮望密指揮趙卨令安存折繼世趙懷順种諤無使遂成睽間以致疑懼及新招人口亦須慰安所貴用兵之際不至生事兼綏急應敵全倚此輩共為肘腋又言前者綏德之舉事涉擅興存棄之議不繫重輕今棄婁城與前不同忽令廢罷衆情必駭各懐反側竊恐因而生事詔趙卨常務安

存折繼世趙懐順匆令疑懼仍常伺察之初綘奏至王安石曰待繼世不過分則無縁更致反側恐待之過乃更生驕悖今者更當密伺察其姦萌上以為然故有是詔上又論西人請和事安石以為當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與之議以堅其約此攻敵人心之道也　是日上論李靖説軍法奇正事以為兵非通乎道不能盡其數安石曰不通乎道無自而可茍通乎道無自而不可也

詔罷三司使副監議鹽法此據王珪會要增入三月十九日事二年七月二十

九日當考

乙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存卒

丙午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呂大防落職奪兩官知臨江軍舊紀書韓絳坐宣撫失律降知蔡州判官呂大防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新紀但書絳罷不著因由亦不及大防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問落職知光化軍刑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義落職知南康軍皇城副使种諤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大防以預辟宣撫司敗事問汝義為河東轉運使調發勞民諤以撫寧堡失守也初上

議大防等罪王安石曰大防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專務詭隨以害國事如荒堆斬人其不致變者特幸爾上亦言大防幾致變王中正至以氈自裹以避衆軍喧悖安石曰大防豈不知寨不可立其意殆欲使衆人弃之然後言弃之者非我我欲留之留之則為利以葢其初計之失上又論諤以為與李復圭同罪安石曰復圭罪薄西事之興自綏徳始亦諤之罪也且綏徳不畫界則西人自然未肯休兵况巳屢奏夏人點集之後慶州乃

始違詔旨侵入其地則致寇非復圭也上又言諤罪亦使之者過也文彦博曰諤非能用兵懷寧之戰其勝者亦幸爾上曰諤能勝西人自是其善戰人共服之非幸但任之過分所以至此安石曰諤前後詭妄致誤韓絳其敗壞兩路皆諤之由諤實罪首恐不可但言使之者過也彦博曰人好功名必為害孰不好功名又當體國上曰好功名人自不可得安石曰好功名固先王所不廢然先王獎人以義為主苟違義而好名則反為害上

曰誠如此王安石等以徳音引咎上表待罪詔釋之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懐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横罹轉戰之傷丁黄馳驅重疲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辭也（絳詞據玉堂集）韓絳言伏覩徳音皆陛下責躬悔過之言且今邊事蓋以西賊去年八月攻圍慶州七寨焚蕩室廬殺掠老幼故遣臣往經制臣度其陸梁

未已不少懲創則雖得和約亦不可保招降討擊實不得已豈固欲勤動師旅幸十餘處出兵殺獲招降以千萬計雖失撫寧小堡殺獲亦畧相當我師未為沮屈河東供軍煩擾百姓蓋轉運使處置乖方安撫司曾不處畫河東既遠本司聞之後時即令蠲除使民安業自陜以西則未嘗令民出力今德音與減二年科配亦慮朝廷不知本司元無科配而然況慶州叛卒已就禽滅關陜雨足二麥向豐流庸漸復陛下但遣忠實可信之臣

察訪考驗必不敢誣今德音謂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必恐内外臣僚有奏陳過當驚動明聽者陛下方欲威服西戎國家事力何嘗困敝而遽有勞民搆患之詔布於西路若流聞賊境則是過自形見中原虛實強弱之勢臣恐西賊哀鳴求和之意或且中輟彼又知朝廷將來不復出師則今秋併兵入冦一路憑陵侵軼何以枝梧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今陛下已謂聽任失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見於緣路待罪望早賜責

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報國而為内外浮論所揺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以抗強敵其偷安竊禄之人必坐視臣輩被謗蒙恥進退無路自以為得也又言諸將攻討斬獲招降不少況蕩平和市焚燬村族甚多今西賊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棄失廬井老小流寓已廢春耕不為不困彼雖時出兵馬弱勢已露荒堆懐寧之戰又復敗北獨撫寧被害若以全體較之則

勝負可見今朝廷不以興師為功使武將悍卒宣力立事之人莫不解體何以激勵士氣惟偷惰者必自得也絳奏至巳貶初朝廷命絳宣撫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韓絳言伏覩德音至西討方畧一以委絳朱本僉帖云絳章文過不曾施行並削去今依新本仍存之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入陜西境散錢與乞人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

賞犒之軍士皆怨恨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而號泣者專任种諤及王文諒等調發倉卒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急攻𡺸城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𡺸城撫寧學士院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為非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方故貶

安石言陛下固未嘗許韓絳以智畧見五月二十六日又言陛下待臣與韓絳皆欲以事為已功見五年正月

二十四日　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為誠有斬指者中官

歷十三縣採麥苗問得如此然百姓亦多會得見習射九㪷去帖子常甚遠者亦相勸以為若捉得賊官必有酬奬又曰得大戸作都副保正自言管轄景迹人若便廢罷即劫被景迹人讎害此極是好法要當緩為之諸縣官吏多不能稱人意上以為當以漸只委知縣為之安石以為知縣多非其人不可委上曰如此則罪知縣可也安石曰令選人為之尚不免違失法意致驚擾若委知縣為之其致驚擾但有甚於選人及其驚擾已甚

乃始罪之恐已無及且奉行法令不能稱人意便加之罪此陛下之所未能行於朝廷也如何遽責趙子幾輩行之於州縣安石又為上論保甲致人斬指亦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恠以朝廷所選士大夫甚少陛下一有所為紛然驚恠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愚惷為人所感動者豈可以此故遂不敢一有所為說命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苟欲瘳疾豈能避瞑眩今保甲所以驚者畏為義勇保捷而已就令盡刺為義勇保捷陝西

河東固嘗如此上曰如此則恐不便須致變安石曰陝西河東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為義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便於民乃可安石曰今保甲固疑有斷指以避丁者然臣召八鄉人問保甲事皆以為便則合衆赤論之固知其便設有斬指者非衆情皆然也今所以為保甲足以除盜然非特除盜也固可漸習其為兵既人人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漸與約免稅

上畨代巡檢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賊者奬之或
使為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消募兵
驕志省養兵財費事漸可以復古此宗廟長久計非小
事也但要明斷不為浮議所奪而已趙子幾能得府界
民情可久任付以此事必有成今保戶已願免體量草
養馬事固已有緒上大說曰此極好事然且緩而密安
石曰日力可惜上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
事自不敢不密今日獨王珪在此必不漏此言所以敢

具陳此據日録全載此所以見保甲不罷由安石納說不一而已也三月九日十三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又五月九日

己酉呂公弼言宣撫司行賞不當其降到將官使臣宣勑未敢給詔將校蕃官依宣撫司指揮將官使臣别聽朝旨　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初行保甲鄉民或自傷殘以避團結王安石數為上辨說甚苦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事曾孝寛言已牓開封

縣等十七縣立賞召告捕扇惑保甲之人維所奏不行

朱史於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始載曾孝寛蔡駰曲折保甲斷指三月九日日録因樞院言微著其事十九日明言其不然朱墨史俱不載墨史但於二十四日因韓維奏畧書此朱史又削去新録已復存之今更參取日録於前後詳述首尾庶後世有考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史始出蔡駰姓名新録因之又删去安石對語非也今亦具存之五年正月丁未七月己亥閏七月癸酉皆合參考

庚戌著作佐郎同管勾淮南常平等事趙濟為太子中允權發遣同提點刑獄濟先劾奏亳州官吏不行新法已賜緋章服於是又加進擢云　權陝西轉運使工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沈起為度支副使工部郎中直史館謝景温權陝西都轉運使起尋改鹽鐵副使又改知江寧府景温五年二月一日罷陝漕其為陝漕蓋自鄧州知鄧州在正月九日太常博士范百禄提點江南東路刑獄鄧綰薦百禄為御史召對固辭之

辛亥改翰林醫學温杲為兩使職官廣西經畧司勾當公事以新知桂州蕭注薦杲嘗入蠻殺賊屢有勞也仍詔杲家貧特給遞馬一匹令赴任給遞馬據御集温杲姓名已見三年十一

月末王安石奏録唐李氏諸孫杲為三班借職德臣養年州長史高祖并景元皇帝支系賜緡錢有差新舊紀並書此詔韓縡應宣撫司未結絶文字並付李清臣齎赴闕詔旨清臣傳可考邠州言石門山耀州界尚有軍賊三四百人聚集本州見嚴兵馬候再見的實前往討殺詔前後張皇賊勢不審虛實盡自邠州致驚近裏州軍民人拖拽逐毀兵馬極為非便宜令張靖審問的實事狀施行民方安帖自今無更輕妄復致驚擾

壬子王安石白上曰陛下頃令發運司舉官一切應副所舉官多非其人上曰此必薛向所為向性質不如羅拯安石曰或恐如此近舉一章俞知漣水軍之類欲以酬宣力於發運司者今舉俞殊為無理上曰莫罷却安石曰臣非敢養交但方賴向協濟三司令改更事若陛下元許一切應副輙抑其所奏則内懐蔕芥若陛下特旨罷之則向必畏服庶幾懲創緣陛下方賴薛向為用須至委以舉人若不稍加提撕即恐害事上曰朕為不

識章俞安石曰俞已七十素無人稱引亦可知臣亦不識俞陛下更試博問上曰極好俞惇父也　詔府界諸縣兵馬都監今後樞密院選人

癸丑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為決不可行王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習兵則何必用宋道之策臣愚以為如差役法自内修之法成則可舉而措之天下上曰差役則如此可也兵事恐須自有兵處始則人不駭而事易

就安石曰誠可如此但恐邊臣未能舉此法以副聖意者因畧為上言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上欲擇人判兵部如司農安石曰京中諸司固所以提天下之綱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誠如此宋道所言當考陳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安石此語亦為欲變募兵宿衛法故也道河南人泌孫廸兄也范純仁誌其墓時為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嘗應詔上五事一曰遣使觀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臣提點刑獄以觀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

法以資國用四曰責官吏卹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嘗言請做古民兵之法籍編丁黜其稅無費縣官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事多施行云道卒於元豐六年官止朝請大夫提舉崇福宫弟迪亦屢見